

复数性： 当代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

◎王琳

自从安迪·沃霍尔把一件东西在同一个画面中重复排列,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图式,并把当时流行的波普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起,这种复数性的绘画就被以后众多的前卫艺术家所效仿,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

安迪·沃霍尔选取的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流行的东西,如当红明星的形象、可口可乐的瓶子、坎贝尔的汤罐头以及布里罗的纸板箱等。《绿色的可口可乐瓶子》是他艺术风格确定时期的作品,艺术家将数以百计的可口可乐瓶子分为七列重复排列,在复数性的推进和富有秩序感的排列中,把一个流行的东西赋予了通俗而全新的审美意义。沃霍尔最为著名的作品是他采用丝网印刷制作的玛丽莲·梦露的系列肖像。沃霍尔利用玛丽莲·梦露这位上世纪60年代美国最为走红的电影明星的形象,将他的复数性理念做了富有意义的多种尝试(采用不同的印刷技术和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并得到了上至艺术家、批评家,下至普通百姓的普遍认可。

在其中一幅作品中,沃霍尔故意把印刷过程作两部分展现:右半边是印刷的第一道黑线效果,左半边是用丙稀色套印的彩色效果。沃霍尔仿制廉价印刷品的低质量效果,使版定线不精确,造成套色错位,以加强其低俗的性质。

电影红星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的泛滥,也和可口可乐的广告泛滥一样,标志着美国社会普罗大众的生活和审美趣味。安迪·沃霍尔借用这种艺术手法想要说明的是,此类大众趣味正象他这幅画一样,在大批量地被制造出来,直至你感到厌倦为止。沃霍尔说过:“绘画就是事实,这就够了。”对于波普作品,他进一步强调过:“这些绘画都充满着自身的存在因素”。

其实,艺术中的这种复数性并非安迪·沃霍尔所独创,在人类艺术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印度和中国的佛教艺术中,整面墙壁上无数同样佛龛的重复排列,汉代以翻模形式制作的同一图案的画像砖在建筑上的铺陈,民间大量装饰图案中的连续纹样等。民间艺人们虽然没有复数性这个概念,但是这些显然是被作为一种蕴含美的意义的视觉效果而创造的。在现代生活中,科技、经济和制造业的巨大发展,其标准化使复数性以鲜明的视觉印象强迫性地渗入人的意识之中,标准化的楼房、用具、广告、包装等等,把重复排列推进为一种极富现代意味的美感。事实上,安迪·沃霍尔把单一的东西无休止地重复排列,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并作为一种美的形式而被后人广泛采用,正在其深刻、自觉地运用复数性这一特定规律,强烈体现、印证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空间。如果更深一层地看,自然界中植物的枝叶和植物的整体,动物的肢体与动物本身都有形式不同的重复性,这种重复是客观的、功能性的,体现着高度的合理性及善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必然引起生命最本源的对大千世界隐秘而深远的感应,必然蕴含着人类最初原始的美感体验。可以说,艺术中的复数性具有与生命律动物相合的审美因素。

在其它姊妹艺术中,复数性也普遍而广泛地存在着。象音乐中重复也是节奏一样,它是一种有别于起伏变化、舒缓流畅或抑扬顿挫的节奏。它以表面的无节奏的重复构成节奏,以乍见的平直、冷静的无美感构成强烈感情、理性的独特美感。较之一般的变化、起伏、跌宕等情感表现形式,这种美感当中有着更多、更强烈的现代感;电影中重复的蒙太奇,舞蹈中不断重复的动作等,都是复数性的体现。还有诗歌中的重叠、蝉联和排比均有复数性因素在其中,请看下面的诗句:

但是一横回文诵哦!
横看是相思,
直看是相思,
倒看是相思,
斜看正看是相思,
怎么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

这里,闻一多先生运用重叠而又稍有变化的诗句,很好地抒发了对想见面而又难见面的爱人的怀念。复数性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当代艺术中,复数性更是被普遍而广泛地运用着,从现代版画到观念摄影,从架上绘画到装置艺术,具有复数性的作品不胜枚举。国内较早进行这方面探索的当数艺术家徐冰。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在研究生毕业创作时就对复数性绘画进行了积极而又富有成效的探索。那是两个系列的木刻作品,是徐冰的创作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标志。其中一个系列是由4小组、共12张画面组合而成的一幅巨大的作品。画家极力发挥版画印刷中印痕及复数性所能产生的效果,使用重复印刷,由浅至深印刷,正拓反印等手段使整幅作品构成特有的节奏和强烈的视觉效果;另一个系列由11幅画面排列而成。11幅画面,同是一块板为媒介物印刷

的结果。画家采用了边刻边印的又一种复数形式。第1幅是未刻之前全板的印刷,第2幅画面出现最初的刀痕,从第3幅起,刀痕增多,逐渐显出形象,至第6幅为习惯概念上完整的画面;在此基础上,继续边刻边印,于是画面形象开始消失,直至第11幅除边缘几处隐约刀痕外,已为白纸本身。

徐冰的这些作品展出后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以致很少看到相关评论,但它是中国当代艺术中较早的非常独特的作品。这种方法论的转折预示了徐冰下一步《析世鉴》等作品的出现。我以为,上述两组作品尝试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它以崭新的视觉效果拉开了与一般绘画在感觉上的巨大距离,使复数性绘画以真正独立的面貌展现出来。作品紧紧把握住版画自身的复数、印痕两大关键特点,把它们作为一种有着重要审美功能的独立语言来使用,承担起最大的表现力。这一尝试的结果达到了以往单幅版画由于拘于尺幅和习惯陈列方式很难达到的结果。使之能以最纯粹的版画语言,极其自由、大容量地表现丰富的情感内容。

二是它以版画特有的印痕形式,记录了创作过程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三是它重新架构了艺术品与观者之间的关系。四是在第二木刻系列中的探索具有大胆的超前意识。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第6幅画面之后,艺术创作继续进行,象征性地展示着一个艺术作品消亡的过程,它的深刻意义在于冲破了艺术品总是作为一个固定结果出现的一般认识,揭示出艺术存在的另一隐蔽的但却真实存在的方面,使以往的艺术活动得到大大的延伸。它不仅强调了行动的过程,而且完整体现了艺术家的思维线。

1988年10月,徐冰的《析世鉴》(后改名为《天书》)与吕胜中的《亓 子》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美术界的广泛关注,获得普遍赞誉。这件后来为徐冰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是徐冰“复数性”观念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至今,30多年过去了,徐冰携着他的《天书》在国内外多次展出,关于《天书》的评论与诠释也可谓滔滔不绝,其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但笔者以为,《天书》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经典之作,因素固然众多,但作品复数性的铺陈方式,即展览形式也是其中之一。徐冰用难以计数的“假汉字”印制了众多的线装书、卷轴,并以复数的形式铺排、陈列、悬挂,造成一个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充满现代意义和解构意味的视觉空间,使观众身处其间,在艺术家精心雕刻出来的“文字”包围中,自然体味到一种庄严气氛之下的荒诞。

吕胜中的《亓 子》和徐冰的《天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明显地具有复数性的特质。请看作者自己的描述:“这是一条黑色的象征着‘正’的路,路从无限中来,又延伸向无限中去,连接着过去的老路,通向未来的新路。那上面密密匝匝摆满带表情的脚印,从地上走向半空,又从半空走向大地。谁也无法用世俗的脚步走进一步,只有用真心才能漫游这心中的道路。当心由脚步又回到现实,或忧虑、或畅快、或解脱、或陷入、或迷惑、或清醒、或喜悦、或哭泣……最终留下的,只是经历之后的感悟。”

艺术家本人对《亓 子》的解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亓 子》给我们的感受的确也与此相去不远。但这些都是由无数个剪纸图形(如带有表情的脚印、小红人、花等)的复数式铺陈营造的,展览的布置构成了一个殿堂般的环境,创造的是一种神秘而令人不安的气氛,表现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迷茫情绪和对已经消失了的生命活力的祭奠。

从以上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出,“复数性”做为当代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被不同的艺术家运用时,它总是具有某种变化,或是排列方式一致但图形略有变化(如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中梦露形象的不同印制效果),或是图形一致,但排列方式有变(如吕胜中的《亓 子》),或是其它。我们再看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家王劲松的摄影装置,他的《标准家庭》拍摄了100个当代中国的三口之家,形式雷同的标准照以复数形式排列,他的《百拆图》拍摄了100个拆迁建筑上的“拆”字,也以复数的形式陈列,作品很好地折射出国人的生存状况,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总之,复数性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被众多艺术家用来表现当代主题,它以单纯而又富有形式感的视觉语言,给人造成视觉的冲击。其扩散性的视觉特征,是传统单幅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复数性艺术的继续探索与再认识,可以使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更加成熟和丰富,使当代艺术步入一个更加开阔、动人又充满魅力的世界,使当代艺术在当代的路上走的更远。



蒋希武
摄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贬优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贬优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让性情怡养在文艺的甘泉

◎宋生贵

艺术作为人类的绿色精神家园,有其恒久性的价值所在。关于艺术的恒久性价值判断,根据分析,显然是与人类的发展理想相一致的。在人类历史上,人的解放、自由、平等、博爱、幸福,“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可称之为人类理想的“最高原则”。尽管在各个历史阶段,人们会不同程度地为这些原则注入新的内容,以至打上不同集团、阶层、阶级的印记,但其最终因凝聚着人类本质的需要、人类文明的精神,并体现出人类的美好愿景在久远延续,从而获得了永恒的魅力。譬如,因地域、民族、时代等不同,可能會有生活习惯以至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或分歧,但是,对艺术及美的兴趣与诉求,却是全人类共有的,甚至是可以共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化的交流史,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一部艺术交流史。艺术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价值即在于能够张扬人类发展中的理想原则,或者是充分发挥其超越性、创造性,积极引导和鼓舞人们向新的理想境界迈进。

谢林讲过,艺术是哲学的完成。哲学被称作人类最高的精神活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哲思亦即艺术之思。如果说哲学思考可以使我们保持好奇的天性,那么,艺术恰恰是给我们以惊奇的一种活动;如果说哲学思考可以使日常世界陌生化,那么,艺术恰恰是在日常世界之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富有新意的世界;如果说哲学思考引起我们精神探索的冲动的话,那么,艺术活动的本质恰恰在于其创造性;如果说哲学思考通过对生命本原的思考、追问与探寻,从而为人类建构并守护着一个诗意的世界,那么,此时哲学家与艺术家便走上了同一条路,或者说,哲学家在做着与艺术家相同的事。行进行于艺术之路,守护好绿色的精神家园,这既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同时也是很现实的实践性命题。所谓形而上者,是侧重以理论思辨的方式探寻和言说艺术与人类生存、生活的内在关系,而作为实践性关注,则更具有当下性与体验性。譬如,我们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前行,其间适当调整自己的节奏,或者是走进艺术,或者是以艺术的方式去生活,必然会对自己产生富有意味的精神调适作用,或者使原本浮躁与焦虑的心得以宁静。朱光潜先生讲过:“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它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这‘怡养’二字却不容易做到,在这纷扰攘攘的世界中,我们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解决实际问题,奔波劳碌,很机械地随着疾行车流流转,一日之中能有几许时刻回到自己有性情?还论怡养?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现实人生的超脱。在

让性情怡养在文艺的甘泉时,我们要时间脱去尘劳,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如鱼得水地徜徉自乐;或是用另一个比喻来说,在干燥闷热的沙漠里走得很疲劳之后,在清泉里洗一个澡,绿树荫下歇会凉。”不难想象得到,无论是为生活问题奔波劳碌者,还是在名利场上“打翻转”者,能够走进艺术这绿色的精神家园,“洗一个澡”“歇会凉”,是何等的放松和快乐!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到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同样不难想象没有艺术及美的时代或民族会是什么样的,至少是枯燥乏味的,缺乏生趣的,如同没有花草树木等植被的山冈,缺乏水流的河床。

那么,当人类生存背景与生活状态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以上所述艺术价值的判定以及相应的艺术家所应有的资质,是否也会改变呢?应该说,在某些方面的“变”是必然的,但其内核或曰本质精神则是不变的。亦即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那种与人类理想一致性的品格,以及以此激活人超越既存现实的创造力,或在某种自由状态中给人以精神寄托与滋养这一点不会变;对于艺术家的要求来说,其应有的人类良知、自由心灵、超拔精神等重要资质是不变的。

人类精神是需要不断自新的,但无论何时都不可背离人类的理想原则。我们知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面临诸多新的困惑、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构成社会这个复杂机体中的方方面面都付出极大努力,而其中艺术以其特有的存在价值与魅力,应该是更有作为的。就当代中国艺术而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所指出的,“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则可谓重要的精神家园聚焦点。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启迪我们,每一次人类文明史获得转机的时候,都特别需要重视满足人的精神世界丰富的需求,处于现代工业、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而又期望伴随随新的人文精神进入新世纪的当代人,正如同需要清新空气、洁净的水源一样,需要对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做出有力回答,并正确引导人们张扬人类理想的艺术。

闪闪发光的梦露

◎王珉

2020年6月1日是玛丽莲·梦露诞辰94周年。1926年6月1日,玛丽莲·梦露出生,她的出生成就了世界电影艺术史上的传奇。1962年8月5日,梦露离开人间,她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经典难忘的艺术形象,她是世间“不一样的烟火”。

1962年,玛丽莲·梦露给罗伯特·肯尼迪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是我们闪闪发光的权利。”彼时,“闪闪发光”对女性而言很难,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梦露却赢得了这个权利,她收藏身边“闪闪发光”的东西,也把自己变得“闪闪发光”。

她的“闪闪发光”,在于妩媚动人的姿态——烈焰红唇、柳叶秀眉、金色卷发、手捂翻飞裙摆的撩人之姿……曾让美国总统脸红,也让全世界的影迷为之疯狂。她似一尾大海中的美鱼精灵,出水芙蓉般楚楚动人。她是好莱坞史上最性感的传奇,又是经典电影时代的符号。

但是这位“闪闪发光”的造梦人,却命运多舛。她的母亲格拉迪斯·贝克福困潦倒,26岁时在慈善医院生下她,起名为诺玛·简,两周后将她送到邮递员家寄养。邮递员夫妇不是坏人,但在梦露称呼他们为父母时却表示拒绝。

从那时候起,梦露就开始收集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她拥有了一些魅力、一些邻街男孩的口哨,她收集到了一些自信、一些蓬勃的欲望、一些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幻想。在她的自传——《我的故事》里说:“我心里充满了困惑,自己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来自孤儿院的诺玛·简,她不属于任何人;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她的归属——她属于大海,属于天空,属于全世界。”

她收集人们的善意和帮助,结束婚姻来到好莱坞,当平面模特,认识摄影师和电影人,以及“没有办公室的星探、没有员工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合同的联络人和经纪人”,有些人帮她获得角色,有些人却欺骗她、图谋不轨。她就像站在一个庞大的“垃圾山”前面,逐一翻捡“闪闪发光”的东西。

梦露首部电影《飞瀑欲潮》,导演只让她乱扭躯体,除了引人发笑,没有任何可赞之处;《愿嫁金龟婿》中,她扮演戴着近视镜的可爱拜金女,虚荣心使她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最引人遐想的,当属《七年之痒》中的经典一幕,当梦露站在地铁口,风将一袭白裙轻轻撩起,而她不动声色地用手按住裙摆,飘洒出无限的春光。但此后拍摄的《游龙戏凤》却遭受挫折,剧情是“王子邂逅灰姑娘”的童话故事,玩弄女人于股掌的“大公”,竟被女神般的“梦露”所折服,她的微笑和痴情,成全了爱情俗套的大团圆。尔后,她拍摄喜剧《巴士站》,身为酒吧第九流的歌舞女郎,为梦想

让性情怡养在文艺的甘泉时,我们要时间脱去尘劳,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如鱼得水地徜徉自乐;或是用另一个比喻来说,在干燥闷热的沙漠里走得很疲劳之后,在清泉里洗一个澡,绿树荫下歇会凉。”不难想象得到,无论是为生活问题奔波劳碌者,还是在名利场上“打翻转”者,能够走进艺术这绿色的精神家园,“洗一个澡”“歇会凉”,是何等的放松和快乐!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到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同样不难想象没有艺术及美的时代或民族会是什么样的,至少是枯燥乏味的,缺乏生趣的,如同没有花草树木等植被的山冈,缺乏水流的河床。

那么,当人类生存背景与生活状态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以上所述艺术价值的判定以及相应的艺术家所应有的资质,是否也会改变呢?应该说,在某些方面的“变”是必然的,但其内核或曰本质精神则是不变的。亦即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那种与人类理想一致性的品格,以及以此激活人超越既存现实的创造力,或在某种自由状态中给人以精神寄托与滋养这一点不会变;对于艺术家的要求来说,其应有的人类良知、自由心灵、超拔精神等重要资质是不变的。

人类精神是需要不断自新的,但无论何时都不可背离人类的理想原则。我们知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面临诸多新的困惑、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构成社会这个复杂机体中的方方面面都付出极大努力,而其中艺术以其特有的存在价值与魅力,应该是更有作为的。就当代中国艺术而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所指出的,“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则可谓重要的精神家园聚焦点。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启迪我们,每一次人类文明史获得转机的时候,都特别需要重视满足人的精神世界丰富的需求,处于现代工业、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而又期望伴随随新的人文精神进入新世纪的当代人,正如同需要清新空气、洁净的水源一样,需要对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做出有力回答,并正确引导人们张扬人类理想的艺术。



不一样的烟火——玛丽莲·梦露。
(图片来源于网络)



风尘辗转却断了羽翼……

梦露的美,没给她带来永远的幸运,最终她不堪重负过早辞世。2011年拍摄的电影《我与梦露的一周》是为纪念她而创作的,取材于她的第三段婚姻,讲述当年远赴英伦拍摄《王子与舞女》中,梦露缘深情浅的爱情。这部电影让观众觉得自己就是那位雀斑男孩,幸运地与她擦出爱的火花,并疼惜她“万众瞩目”的孤独和作为“小女人”的失意。

整部影片演员们都很投入,众星捧月般地烘托出一个真实的梦露。电影虽平淡及梦露之死,但戏内剧情足以说服观众……一个冰冷落雨的深夜,或许她不想寻死,只求一夕安眠,无奈弄假成真。

影片末尾令人回味,曲终人散,梦露依旧回到梦工坊的光环里。梦露的最闪光之处,其实不在于美貌,而在于她在女性地位很低的年代,穷其一己之力,获得了“女权主义”的独立。

